

跨文化论坛

“伟大”是从伟大出发点的出发

——刘选国《公益黎明——中国基金会离伟大
还有多远？》序

陈越光

《跨文化对话》副主编

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

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

刘选国的新著《公益黎明——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？》行将出版，嘱我写序。之所以要我来写序，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一段共同的经历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在南怀瑾先生倡议，并与张岱年、季羨林、王元化、汤一介、杨振宁先生共同指导下，我们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了“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”，先后八年有余，近 800 万少年儿童参与。这在国内各种弘扬传统文化的“读经”活动中，当时是规模最大也是启动最早的。选国正是因此而投身于公益组织，成为一位专职的中国公益机构领导人。

《公益黎明——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？》，是汇集作者近年关于基金会、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建设的分析、评介、和实践体会的 60 几篇文章而成。通读全稿，分为“中国基金会反思与批判”、“境外慈善事业学习和镜鉴”、“中国

慈善传统钩沉与传承”、“中国基金会发展和创新”四大部分。其中关于中国基金会的反思批判和发展创新两部分的文章，多是作者任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和副理事长的工作体会，一个行动者的反思，有热烈的感情倾注，也有冷峻的思想剖析。而关于境外慈善机构的评介与中国慈善传统的分析，有的源自于他的实地考察，更多是来自于阅读与思考。作者对这方面书籍的阅读之广，思考之深，落笔之勤，不仅让我深为敬佩，也确实在国内基金会一线领导者中所罕见。这部分文章，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和对社会发展、治理有关注的读者，尤其具有启发作用。

“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？”书中并无答案，甚至对此直接的分析论述也不多。但又几乎在篇文章的背后，穿越各种事例、各种数据、各种经验、甚至各种争论，都可以引向这么一个提问。在不做论述的地方，引出思想的碰撞，不求以答案回应问题，而是把问题引向问题的深入。这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，恰似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！

什么是“伟大”？今天，我们在中文语境中用“伟大”这个形容词，已基本脱离了对具像“伟岸”、“高大”的描绘本义，更倾向于一种对精神的赞美。而且，“伟大”不是用来赞美“比较中更好”，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群体，无论所突出的内容各有不同，“伟大”都必然是包含一种超越性，是对这种超越性的称颂。这种超越性就意味着原有局限的突破，开创了新的可能。一切伟大的运动员，都意味着对体能局限的突破；一切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企业家都意味着对时代局限的突破。美国政治领导学研究的先驱伯恩斯，在其荣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双桂冠的经典名著《领袖》的扉页上，写下一段罗斯福的名言“所有伟大的总统，都是当国家生活中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念需要澄清时，作为思想

的领导者挺身而出……”是的，伟大就是超越，就是开创历史。

怎样才能实现“伟大”呢？有一个时尚的说法：“伟大是熬出来的”。听起来也对，一棵参天大树，不是熬过雷电风雨、熬过天灾人祸、熬过同类对阳光和养料的野蛮争夺、再熬过时间，才长成的？！但它要是一颗矮柳或矮北极桦的种子呢？怎么熬也长不成参天大树啊！平庸是“熬”不成伟大的，“伟大”是从伟大的出发点出发的。

而这个出发点不是单一要素，它是一个结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轰动知识界的“走向未来丛书”中，有一本书叫《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——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》（刘青峰著），一下子就销售 30 几万册，曾经激励了许多思索变革与创造的年轻人。刘青峰在探讨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提出：整体的东西只可能由原始的整体发展起来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就是原始的结构，犹如种子中的遗传密码已经决定了树的发育和形态。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就是这么一个有生命的系统，不可能凭空而来，要研究为什么西欧在 16 世纪后能确立近代科学结构，就必须去剖析其原始科学结构形成及其社会化的条件。

同样的道理，要问怎样建成一个伟大的中国基金会，首先需要剖析一个伟大基金会的种子结构。刘选国根据马秋莎《改变中国——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百年》的观点，归纳说：“一个基金会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基金会要素构成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弘善资本+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+有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。”无论洛克菲勒基金会，还是盖茨基金会，在欧美的一流基金会中大多是以一笔数目不菲的弘善资本为起点，所谓弘善资本就不仅仅是一笔钱，它是具有使命感的资本。所以，马秋莎总结出这样一个三要素的伟大基金会结构。

在中国呢？需要募集基金的公益、慈善基金会呢？刘选国在书中介绍的华

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金会——慈济基金会，就是证严法师凭着“慈悲为怀，济世救人”的弘愿，1966年成立时组织30个信众每人每天节省五毛钱菜钱开始募集基金，目前已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，为慈济捐款的慈济会员超过1000万人，参与慈济慈善活动的志愿者近200万人。在这里，是使命召集了资本。所以，我想就中国的需要募集基金的基金会来说，这个三要素的种子结构似乎可以做一点修订：一个伟大的愿景+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+有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。

如果中国慈善事业社会化的条件保持在持续的进步中，那么，有了这种具有伟大出发点的基金会，就可能锻造成伟大的基金会，时间也许并不遥远。